

## 五福女孩

小佟是個五福女孩，大家也都這麼稱呼小佟。

一九八八年五月，小佟出生於高雄。她的父母在五福路上開了一家清粥小菜餐館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小佟絕大部分的時間，都是在這條五福路上度過。

她人生中第一個記憶來得很晚。七歲時，小佟在五福路上的玫瑰聖母堂附設幼稚園，首次開始感覺到世界的存在，而且過了好一段時間，才慢慢發現自己原來身處這個世界之中。記得那天是在美麗的教堂前面，她穿上畢業服，坐在第一排端正坐好，準備拍照。當時陽光很強，加上許多小朋友和她並排在一塊，她覺得自己好像看到五福路上柏油的熱度，就是看過去有點兒彎曲的空氣。她的幻覺正在冒煙。幸好一旁港口的風，徐徐吹來，小佟涼爽地看往港口的方向，卻忘了面對鏡頭。

幼稚園的畢業照就這樣拍了下來。

那年，她從愛河左岸的玫瑰聖母堂，改到愛河右岸不遠的忠孝國小就讀。

忠孝國小是一間小而精巧的學校。雖然國小的正門是在大智路上，但她每天早上都是從五福四路九十九巷的側門走進去。她沒有從前門出入過的經驗，也完全想不起那間學校大門的樣子。六年的小學時光裡，她每天往返這條小巷兩次，對巷子內每一戶門口的車子、盆栽、招牌、冷氣，都記得十分清楚。在這條小巷子裡，沒有哪件東西移了位子，能逃過她的眼睛。

由於巷子口的九十九號和九十七號，都是鐘錶行，小佟從小就把這條小巷看作是一條時光小徑。之後，每當她感覺遺落了什麼的時候，就會再回到這條小巷——只走一回而且不能夠逗留。

如同白駒之過隙。

將五福路連貫通過愛河出海口的，是高雄橋，也是愛河最後一座橋。小時候，小佟一直在橋的兩邊往復織錦，建構起她的小小世界。偶而她也嚮往著一座橋以外的宇宙，然而父母從不休息的便當店，讓小佟鮮少有向外探索的機會。

那時候，小佟還沒想過這條五福路究竟有多長。她還未到過這條路的任何一端，只是每天在放學後，沿著馬路走回家。她一直沒有見過路的盡頭，沒看到盡頭的時候，人很容易想要探索。當這種心情萌生時，她會主觀地認為這是一條沒有終點、無止盡延伸的道路，可以從路的這頭向右繞了地球一圈之後，再從路的左邊出現，一樣都回得了家。也許這段旅程會花很長的時間，但理論上是這樣沒錯。

「為什麼沒有標出五福路呢？」

她第一次轉著小學教室裡的地球儀，心中不免這麼想。

又過了幾年，她進入五福國中。這是父親的意思，主要是考量到升學率。

記得五福國中的第一堂課，老師請同學一一站起來自我介紹。輪到小佟的時候，她說她們家住在五福路，接著說自己讀哪間幼稚園，來自哪間國小。導師很快發現這些學校的地點也都位於五福路旁，她沒叫小佟坐下，而問小佟：

「『五福』這個詞，出自《尚書》。」導師說完，轉身在黑板上寫下「一曰壽、二曰富、三曰康寧、四曰好德、五曰善終。」她一停筆，就要小佟解釋五福的意思。

「長壽、富貴、健康，好德是，好德是，好德……」小佟的聲音越說越細。

「還有誰知道嗎？」導師請小佟坐下，改問其他同學。

小佟忘記後來是否有同學回答出這個問題。她的國中記憶就這般地定格，持續停留在那說不出話的窘境之中。如果得做個比喻，那也只能說她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勉強地在爬格子前進，且依稀地伴隨著一些緊密的課業壓力。總之，國中的日子也就這樣迷迷糊糊的過去了。

唯有在離開五福國中前，她不負父母的期望，考上了高雄女中。

過了暑假，她的學校依舊在愛河左岸。高雄女中是一間位於五福三路上的女子高中，這間高中離小佟家很近，只要沿著五福路，走過紅色的高雄橋就到了。若以小佟家為基準點，出門上學的方向好像也沒什麼改變，不過她確實已經由國中生變成高中生。

記得國小，有許多鄰居都和她唸同一間幼稚園。到了國中，班上也還有幾位同學一樣是住在五福路上。可是現在，班上家住五福路的，除了她，確實是沒有別人了。

剛上高一那年，小佟的教室在五樓，教官規定學生不准搭電梯，所以小佟總是走樓梯上樓。高中的走廊不及國中的寬，教室也小了些。印象中這裡的每一面牆壁都像是褪了顏色，可是小佟特別喜歡這樣的感覺。那時，她身邊確實需要一些藍灰色的調子，來平衡過於華美的韶光。

她覺得，最近自己就像店裡爸媽炒的菜一樣鮮豔。

那是個想要很多更多顏色的年紀。就在小佟開始感到有點孤獨的時候，有天她看班上的通訊錄才偶然發現，還有一位同學也是住在五福路上。小佟那時候才知道，原來鳳山也有一條五福路，和她所熟悉的五福路完全不同。

因為路名相同的緣故，她們開始有話題可以聊，同學也喜歡把她們湊在一起。所以「五福女孩」，實際上是大家對她們兩個的稱呼，兩人是一個小組。

她們很快熟悉起來，每天都膩在一塊，就像開水加泡麵，泡麵加開水般，怎都不覺得無聊。

平日在教室上課，小佟的位子恰好能由房子與房子的中間，看見一道愛河的景色。午睡的時候，正是河面上波光粼粼的時候，她們倆常擠在同個位子上向愛河望去。那時電影圖書館剛成立，偶而小佟會在假日向家人說要去學校自習，其

實是和小蓀跑去電影圖書館看電影了。她們看了一部又一部的電影，在青春大量累積記憶。那也是整個高中時期最令小佟懷念的。

每次段考完班上都要抽籤換位子。可是無論如何，小蓀總有辦法坐在她前面，尤其喜歡轉身找她說話，想什麼就說什麼。

小蓀告訴她，鳳山那條五福路的起點和終點，都是五甲三路。

「很奇怪對吧，爲什麼起點和終點都是同一條路呢？這是因爲鳳山的五福路有點像半橢圓形的。嗯，不對！應該是說像船頭的形狀，由船的最前端向左右分出一路和二路，最後交會在五甲三路。」

按照小蓀的說法，小蓀家的五福路與她每天上下學的五福路有很大的不同。在她印象中，高雄市區只有這條五福路，起點和終點都是鐵路。她的五福路是一直線的，被畫成半圓的則是鐵路。

就因爲這點的不同，小佟慢慢發覺自己和另一個五福女孩，其實是也兩個完全相反的女孩。

小蓀來自一個司法官家庭，父母都在愛河旁的地方法院工作，一家人每年固定在寒暑假出國旅遊。小蓀對小佟說，她已經去過二十五個國家，但下一個國家，想和小佟一起去。小佟覺得小蓀所知道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，至少也是她的三倍以上。小佟甚至想過，也許「小蓀」這個名字，只是她眾多遊走國際的名字當中，一個適合在臺灣使用的名字罷了。

小佟走路回家只要十分鐘，小蓀回家則要轉四次公車，不過小蓀平時多半由父母其中一位接送，而小佟則陪她到校門口，等小蓀的父母來接她之後，再自己一個人跨過愛河回家。

兩人一直維持很好的友誼，直到高二下學期，五月的某天放學，小佟照樣陪小蓀到門口等她父母來接，可是很久，都沒見到熟悉的轎車靠近。

學校固定在四點半放學，她們已經等了兩個小時，就連對面國軍英雄館的燈都亮了。小佟依然保有耐心。又過了一陣子，她望了望愛河口，發現連橋上的造景燈也開始閃爍。

「我爸媽吵架了，很嚴重，我想他們今天不會來接我了。」小蓀說。

「要不要再打電話看看。」小佟說。其實她上課時，就已經注意到小蓀的異樣。

「妳不懂他們。他們每次爭執起來，就不會管任何人，他們有他們堅持的，他們的尊嚴，像法律條文一樣硬梆梆的尊嚴。」

小佟嘆口氣說：「還好我們是讀理組。不過，我們也有硬梆梆的數學公式就是了。」

小蓀笑了出來，她看了看小佟說：

「妳送我回家好不好。我媽出國了，我爸爲了堅持自己的立場，也另外找一個地方住，他們都一樣不想回家。」小蓀有些哀求，蹭著小佟說：「好嘛，妳不是說很想去另外一條五福路看看嗎？就來我家玩嘛。」

小佟看了手錶，這個時間家裡快開飯了，如果她答應了，這就是她第一次沒有回家吃晚餐。

「走啦。」小蕾一手拉著她，另一隻手攔下一台計程車。

二十分鐘後，她們就到了鳳山的五福路。這裡只有兩線道，兩旁也都是住宅區。下車後，小蕾還是挽著小佟的手。

「前面的巷子進去就到了。」

小蕾是很女性化的女生，長得像洋娃娃，也愛像洋娃娃一樣打扮。她的頭髮總是很有技巧地燙捲，稍微有點波浪而不被教官察覺；小佟則是從小留著男生頭，一直是俏麗的短髮。

「妳看我們牽手的影子，像不像男女朋友。」小蕾說。

小蕾一直找小佟說話，而小佟則是專心地環顧四周，走到這一區已經不像剛剛的住宅老舊，這裡都是新房子，可是她總覺得少了什麼。這些別墅給人一種樣品屋的錯覺。小佟很快察覺這裡沒有絲毫的商業氣息，一片新穎的住宅區中幾乎沒有人在外頭走動。

小蕾家裡很乾淨，尤其是客廳，只放了幾件類似家具般的東西，看過去很像在看雜誌上的旅館照片，空曠到說話還有回音。但小蕾的房間裡，則堆滿從國外買回來的各種小飾品，還有數不清的外國卡片以及 CD，一切都和平時小蕾在學校形容的一樣。小佟拿起那些 CD，多是六〇、七〇年代的樂團，這個年紀的她，還不太了解這類的音樂。

「很多是之前一位英國的阿姨送我的，其實也不常放來聽。不過『金髮女郎』有一首 *Heart of Glass*，我還蠻喜歡的。呼呼啦啦，呼呼啦啦，很輕快。」小蕾躺在床上，突然又說，「暑假我們一起報名營隊，去雄中釣帥哥好不好？」

「無聊。我又不喜歡他們，去釣他們幹嘛。」

她和小蕾都躺在床上，頭靠得很近，但雙腳分別朝著不同的方向。

從這個角度看去，小佟發現不少 CD 並未被收到盒子裡，銀色的手掌大的光盤，自軸心映照出七彩的光束，反射在天花板上。

「喂。佟千亞，妳以後會去考女警或者女軍官嗎？」

「是有想過，可是又覺得自己不適合。應該說，還沒找到喜歡的職業吧。」

「像這樣，妳不覺得很帥嗎？」小蕾雙手舉起，做出指揮交通的動作，「我們一起看過幾部電影了？三十部有了嗎？」

「如果加上之前沒看完的《羅馬假期》，也才二十四部吧。」小佟認真數了起來。

「我說大概三十部不行嗎。爲什麼我們《羅馬假期》沒看完？」小蕾很快又說：「我想到了，因爲妳說一直看男女主角騎機車在羅馬繞來繞去，覺得頭好暈，就不想看了。」

「妳不會暈嗎？」

「不會呀，又不是自己騎。」

「如果鏡頭拍車子太久的話，我都會暈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可能我習慣走路吧。」

「所以妳現在都沒有喜歡的人嗎？」

「什麼啊，幹嘛突然問這個。」小佟閉著眼睛說。

「妳就回答我嘛。」

「沒有吧。」

「是沒有，還是沒想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怎麼可能。」

「我們現在才十七歲。何況喜歡一個人，對我來說一定要很確定很確定才行。」

「那妳之後確定了，一定要和我說。」然後她轉過頭來，親吻了小佟額頭，接著吻了她左眼的眼皮、鼻尖和鼻梁，似乎沒有停止的意思。

小佟下意識推開小萇，下床的時候，意外踩碎了幾張 CD。

她告訴小萇，想回去了，家人還在等她回去吃晚餐。

沒過幾天，小萇就自動退學了，據說她被母親送到國外唸書。

從此以後，五福女孩只剩下小佟一個。

高三開始，關於小萇的一切也逐漸淡去，小佟全心投入了更繁重的升學考試。也是在這個時候，小佟覺得自己的人生像是一種轉圈子的遊戲。她並非不喜歡這間女中，但是日復一日行走於五福路上，讓她的整個人感到無比的束縛。

一個莫比烏斯環。

不論何時，教室的吊扇永遠在轉動著，既降下清涼的風，也伴隨音量不低的嘈雜聲。

時間就這樣快速地轉動。

二〇〇七初夏，正值高鐵通車期間，也是小佟求學生涯中，最用功的階段。她嚮往能乘著高鐵到異地的大學唸書，可惜未能如願。她希冀的不過是稍微能遠離些這條孕育她的道路。

小佟進入中山大學物理系。雖然家人覺得離家裡很近，感到很滿意，但這次的大學落點，對她而言完全是場意外。全高雄的學校，她也只填了這麼一個科系。

到中山大學報到那天，小佟搭公車沿著五福四路到底，車子開過廢棄的舊鐵路轉到鼓山路，再接到臨海路，又沿著壽山山腳的海岸，從哨船街進入蓮海路上的中山大學。

儘管小佟喜歡這間臨海的學校，但是她知道，如果不是壽山擋住，五福路就會一直線地延伸過去，而中山大學的門牌依舊會在五福路上。

因此嚴格來說，她並沒有真正離開五福路。

她隱約感覺到這條路的引力，猶如一坑埋在她生命裡頭的大漩渦一樣。

進入大學階段，小佟仍保有高中的規律作息，以及讀書習慣。她像高中一樣住在家裡，與同學的互動不多。同學們多半住宿，娛樂多聯誼也多。而小佟只參加過一次班聚，之後就儘可能地避開這類活動。

小佟還是每天回家吃晚餐，用餐完就在店裡幫忙，沒有一天例外。如果勤勞一點，她也可以回到家後，再回學校去參加社團活動，當然她比較偷懶。

她每天下午都搭公車回家，在學校的行政大樓前等車。由於半小時才有一輛公車停靠，所以校內的滑板社，經常在行政大樓前的廣場練習。

候車時，她不知道做什麼，就看著滑板社員練習。她其實不懂，這樣子不斷跌倒又站起來的樂趣到底在哪。她想，他們滑行時應該挺過癮的，那麼一直滑行就好了，爲什麼又要做一些額外的動作？比如跳起來，凌空將滑板 360 度打一圈。

那群人當中，有一個男生總會在她附近繞，有時也會向她打個招呼，然後再跨上滑板，又回去繼續練習。偶爾他們之間會有幾句對話，但不是很熟悉，就連彼此的名字也沒問過。

大約從三年級開始，這個男生每天在小佟等車時，就會溜著滑板出現。而小佟就好像每天非得看他跌倒個幾次才能夠回家一樣。

他是和她同屆的機械系的男生，每天開車到學校上課，上完課就來溜滑板。

大三下學期，五月的某個下午。小佟已經在行政大樓前站了一個多小時，公車依舊沒來，這在以前可是從未發生過的事。她想起那次陪小蕾在雄女門口等她爸媽的車，就在記憶快要浮現小蕾模樣的時候，一塊滑板在她面前突然停下。

「公車不會來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小佟反問。

「因爲這號公車開的路程不會很遠，只到火車站而已。正因爲路程不遠，妳等的時間都可以發兩三班車了，所以今天公車不會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小佟覺得似乎有道理，但又不敢輕信。

「當然啊。」

「喔，好吧。」小佟像是被說服了，轉身準備離開。

「欸，妳該不會想走路回家吧？」對方叫道。

小佟沒有回答，她裝作沒聽到，不過她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後，還是走回站牌底下。又過了十五分鐘，公車還是沒有來的跡象。

小佟確實開始思考自己從五福路走回家的可能性。

男孩又經過小佟面前。他突然急煞，從滑板上跳下來。他將滑板扣在手上，對小佟說：

「要回去了嗎？該不會真的要用走的吧？」

小佟故意不作聲，她對這樣的問句，感到有點不悅。

「我有開車，還是我送妳回去？」

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小佟說。

「又沒差，順路嘛，共乘很環保啊，節能減碳！」男孩說。

明知是歪理，小佟卻不禁回嘴：「你怎麼確定順路？你又知道我要去哪？」  
男孩遲疑了一會。

「我家在五福路上，就是五福一路靠近和平路口。」

「你也住五福路？」小佟真的嚇了一跳，「每天，都開車嗎？」

「是啊，每天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佟跟著他走到廣場旁的停車格。

「我不習慣住宿，家裡又覺得騎機車危險，就讓我開車來學校。」他走到一台銀色的 **March** 旁，打開後車門將滑板放到後座說：「妳坐前面吧。」

「好。」小佟直接坐上他的車。她沒想到自己可以在大學裡認識一位也住在五福路上的男生。

「那妳要去哪裡？」小佟剛坐好，男孩就問她。

「回家。五福四路快要到愛河那裡。」

「我就說順路吧。不過真近，本來想載妳久一點的。」

「喔，謝謝了！」

車子很快發動。她與男孩不再對話。

看著右手邊窗外，這是她第一次搭男生的車回家，車上放著她沒聽過的音樂。他說是九〇年代的西雅圖的油漬搖滾，然後講了幾個代表樂團。小佟請男孩在忠孝國小側門的九十九號巷子口停車，擔心家人看見她搭陌生人的車而被誤會。而男孩也確實讓她在指定的地方停車。

往後，小佟讓他載了好一陣子。兩人之間也形成一些默契，比如不會去問對方的名字，也沒有留下彼此的聯絡方式。有點類似計程車司機和乘客之間的關係。

「爲什麼喜歡玩滑板？跌倒受傷都不怕的嗎？」有一次小佟坐在他的車上好奇地問他。

他說自己從小就喜歡玩有輪子的東西，買了很多玩具車。還有像是爲了想瞭解輪子而選擇機械系，也因爲輪子所以喜歡旅行。他喜歡移動，總想嘗試各種和輪子有關的運動。

「所以我喜歡開車，喜歡玩滑板、蛇板、直排輪、自行車。啊，還有手推車。」

「手推車？」小佟從沒想過有人會喜歡手推車，「並不是說手推車很討人厭，但平時應該只注意到手推車的方便，使用完就晾在一邊了。不會真的去喜歡吧。」

「嗯，是啊。不過我真的很喜歡手推車。妳知道美國詩人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的〈紅色手推車〉嗎？」他掌握著方向盤，看著前方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首詩很短，可惜我背不出來，下次把詩集送妳好了。」

小佟想像這首詩，彷彿看見了一次的幻影。

她推著手推車，逛大賣場，然後這個男生在一旁和她說著話。突然她感覺到自己 and 這個男生的距離，不過是一首詩的距離。

兩人靜默下來，只聽見滑板在後座匡琅匡琅的聲音。

「謝謝。」小佟對他說，前面就是她要下車的巷子口了。

「今天要不要一起吃個飯？」

「我得在家吃晚餐才行，還得幫忙。」小佟說：「改天再說吧。」

往後幾天，小佟無論是上學還是放學，都會在站牌下多站一會兒，從九十九號巷子口走回家的時候，也會格外留意經過五福路上的車子。等了將近五天，他卻始終沒有出現。

隔天再隔天，小佟一如往常到行政大樓前等公車。滑板社的練習也照常進行著，但她卻沒有看到他。

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，都是如此。男孩就這樣不見了。

「你是說阿透嗎？他好一陣子沒有和我們一起練習了。社上有人和他同個系，我叫他幫妳問看看。」滑板社的人這麼回答她。

不過卻沒有人打聽到什麼，只知道他也沒來上課了。

她不知為何賭氣，之後的每天特意走過西子灣的隧道，到比較遠的渡船頭搭車。但即使她偶而又回到校內搭車，也都不再遇見那位男孩。

只是有時候，就在那麼一刻，她會想起他的樣子以及他們之間的對話。

又過了一個學期，某天小佟走到行政大樓前要搭公車，一位她從來不曾見過的女孩坐在那邊。那女孩見到她，朝她走來，並開口說：

「妳應該就是那位每天在這等公車的女生吧。他想跟妳道歉，但一直都沒遇上妳，所以託我轉達。」

「妳是？」

「我是他同學。妳搭過阿透的車嗎？」女孩的手機、背包、還有腰間，都掛著吊飾。

「什麼？」小佟表現得很疏離。

「可能我認錯人了，不好意思，同學。」陌生女孩又說，「因為妳的外型，跟我同學說的很像。」

「我？」

「高瘦、短髮、可愛。」

「開銀色車的那位嗎？」小佟問道。

「是的！原來真的是妳啊。」那女孩似乎鬆了一口氣。

「他怎麼都沒有來學校了？」小佟覺得這是個誠信問題。

「他早就都修完學分了，好像是想出國，我也不確定他到底要去幹嘛。阿透來找過妳幾次，但都等不到人。如果知道今天妳會在這，他應該自己來的。他好像是搭明天的飛機。」

「他要出國？明天的飛機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所以他叫妳來，是想做什麼？」

「他只是說，對妳很抱歉。還有他說這本書要送妳。」那女孩拿給了小佟一



本威廉斯的詩集。

「就這樣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喔，我知道了，謝謝妳。」小佟說。

那女孩離開以後，小佟無法消化這些對話。那是他的女朋友嗎？他又去哪了？小佟腦中一片空白，最終反覆地停留在「搭明天的飛機」這件事情上。

隔天，小佟一個人第一次踏入小港機場。坐在捷運時，她對自己說，之所以來機場，是要感謝他曾經接送她的那段日子。所以換她送他一程。最後，她覺得自己真的很笨，她不知道他的全名，也不知道飛機的時間與班次，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機場。

那麼，她到底來這裡做什麼？

她在大片的落地窗前看著飛機起飛，以及飛機收起機輪的那一瞬間。

離開機場後，小佟讓自己不再想起這件事。

大學生活就快結束了。這段時間小佟和以前一樣獨自等著公車，在一樣的晴朗之下，在一樣的海風裡頭。就在即將畢業的前一個月，她交了第一個男朋友。他是班上一位天文社的男同學，已經追求她好幾年了。小佟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、是怎樣被他所說服的。只記得像是被漸漸地滲透，她感覺這個男生有這種影響力。不過由於種種緣故，兩人在畢業之前，從未一起看過西子灣的夕陽。

小佟曾在滑板男孩車上看到的幻影，之後好幾年仍會不經意地浮現。她想像對方在家按下遙控按鈕，打開家裡的鐵門，開始倒車，然後從五福一路開到四路來接她，兩人可能接著到哪間大賣場，投下十元硬幣，一起推著手推車，聊著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。

畢業之後，她開始留意手推車。

不論到超商、大賣場，即使沒有購物，她也會推著手推車。雖然現在她身旁的男人，並不是當初她設想的那一個，不過她還是能和他開心地聊天說話。她不覺得自己真的失去了什麼，最多不過是失去一種想像而已。應該說，她也沒有失去那份想像，因為想像與她身處的現實，也幾乎完全相同，只是稍微有一點點的不同，很小的一點不同。

他們在一個美好的五月裡結婚。小佟離開了自己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家，還有五福路。她先生也是高雄人，兩個人搬到了美術館附近一棟新蓋的大樓裡。除此之外，她和先生也出國好幾次，尤其是她們漫長的蜜月旅行，兩人整整在加拿大待了半年。

蜜月回來之後，高雄變了，小佟也不再是五福女孩。現在，她不用再回家幫爸媽包便當。直到有次父親對她說母親買菜跌跤的事情。

「媽在哪摔的？」小佟問。

「就在以前妳常搭一輛銀色車子，下車的地方。」父親回答。

「什麼銀色車子。」

「我不知道啦，你媽就說有看過妳搭銀色的車子啊。」

「那媽嚴不嚴重。」

「還好啦。妳要不要回來幫忙。」

「我還要問問看，不能確定。」

小佟放下電話，父親的話不斷發酵，她整夜都無法入睡，所有與他的記憶都甦醒。她一個人起身，走到客廳的落地窗前。

清晨的雨，打在小佟的臉上。

正確來說，是隔著一片巨大的玻璃打在她的臉上。小佟從高處往下看雨，才真正看懂了雨。原來雨是這樣下的，雖然很輕微，卻是從很高的地方，不留餘地的用力墜落。

她記得有一次，雨也曾打在男孩的車窗，打在車前的擋風玻璃。外頭的大雨把他們隔離在一個最小的世界。不知道為什麼，車內卻沒有一絲的曖昧。他們甚至討論起雨的物理作用。雨越下越大，絲毫沒有轉小的趨勢。車內持續討論著不可能有結論的內容。

「我們現在只是看似擁有著各式各樣的東西。」小佟說。

「就像外面的雨嗎？」男孩向外看說，「這雨真的是從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來耶。」

「還有這個，這個，這個，這個，可能也都是被設定好要出現的喔。」她指著他車子的後視鏡、手排檔，以及後座不知道哪來的螢幕和鍵盤。

「物體跟物體之間不存在偶然，今天系上教授說的。」

「問個更實際的問題，我們這樣算是躲雨嗎？」男孩看著小佟說，「不管躲到哪，這場雨都還是會下不是嗎？」

「時間上確定的事，確實比空間上確定的事，難解決多了。」

「所以雨根本躲不了。」他說。

「只有等雨停了。」小佟說。

婚後的第二年初，也是五月的某個下午，她的先生突然想帶她到西子灣看夕陽。

再過一個月，他就要到美國的一間研究室工作。一直以來他用各種儀器觀察一個最真實的太陽，已經好一陣子忘記肉眼直接看太陽的感覺。他覺得一般人都是以藝術的角度看待萬物，在處理生活的每件事情。但是今天他想帶小佟去看夕陽，夕陽是觀看太陽最藝術的角度。他想小佟會喜歡。

他和小佟在更衣室換好衣服，一起搭電梯到地下停車場，來到他們的停車格前面。

先生按下遙控按鈕，打開車門。兩人上了車，先生開車載她。他們的藍色休旅車，就算發動後也靜到沒有聲音，從地下停車場出來後，沿著鼓山路開往了西子灣。

畢業之後他們就不會再回來過學校。他們將車子停在校門口的停車場。走在海岸的人行道上，小佟不時觸摸著一旁的礁石。

海風吹著她的短髮，吹亂了，又整齊了下來，如此反覆下去。她的先生牽著她的手。

忘了是什麼原因，總之兩人再次上車之後，她對先生說：

「不如這樣好了，待會不要走鼓山路。我們這次開五福路回去，順便去看我爸媽。」

「好呀，也能和他們一起用晚餐。」

「不過，這段路我想閉上眼睛。我可以配合你開車的速度，說出整段路程喔，像是兩旁的招牌、路口，還有你可能停在哪一個紅綠燈。最後到家門口時，我會說請你停車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？」他先生笑著說。

她先生雙手搭在方向盤上，雖然不明所以，只覺得她應該是暈了，便按照她的意思。他覺得，她剛被海風吹過的頭髮，特別好看。

「我們開始吧，你可以發動了。」她已經閉上眼睛。

她先生打 R 檔，先倒車出停車格，再換成 D 檔左轉開到蓮海路上。

「現在已經到蘿蔔坑了吧。左轉過『雄鎮北門』之後，後頭的陽光會直射你的後視鏡，不過只有幾秒而已，因為你必須左轉了。接著有一家水餃，很便宜，一顆餃子才 3.5 塊錢。」

他看她真的閉上了眼睛，雙手放在微微呼吸的腹部上。

「剛才的起伏，應該是經過五福路底的濱線鐵路。左手邊有好幾間傳統的檜木桶店。」

「妳真的對五福路很熟悉。我都忘了呢。」

「建國路口到了。」她說。

「應該是。」前方紅燈，她先生將車子停下來。

「我們在等七賢路口的紅燈對吧」

「是啊。」她先生說。

他們過了七賢路，來到瀨南街口。

「現在我們右手邊有一攤我從小就很喜歡的小籠包，每天老太太總是穿著雨鞋，不管有沒有下雨，都推著攤子來擺。一包五十塊錢。」

車子很快地來到大勇路口。

「剛經過鹽埕埔捷運站，對嗎？」她還是閉著眼睛。

「是啊。妳真厲害！」

接著他們又過了莒光街，過了五福四路的派出所。

「這裡，請停車。請你停車。」

「可是到你家不是還有一段距離嗎？」

先生還是按照小佟的意思，打了方向燈，謹慎有條理地把車子靠右，停在路旁的停車格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路燈也早就一盞一盞地亮起。

他們的車子就停在九十九號的巷子口前，他看小佟還未有張開眼睛的意思。

「現在可以讓我摸你的臉嗎？我是說，你會介意嗎？」小佟說。她仍舊閉著眼睛，但已經面向他伸出了雙手，而他的臉也主動慢慢地靠近她的手。